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五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十八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十八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本館論說

義士亂黨辨明義外篇之一

無涯生稿

來稿雜文

心理新說序

井上哲次郎稿

各埠近事

康南海在鳥賊士晚士明演說

神戶倡建大同學校公啓

外論彙譯

日本三浦論節兵備 大隈伯赴神戶華

商宴演說 支那改革論 一洗儒毒

萬國近事

蘇杭商工業況 清國又復海軍 山東

近況 意事彙誌 日本外債公報 朝鮮

鮮民黨蜂起 孟尼拿義軍未降 俄國

蠶食波斯策 韓城爆裂警報 支那大

事業章程並合同條約

政治學譚

國家論卷一

德國伯倫知理著

支那哲學

濕熱篇

覺識篇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六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送任甫入都

贈梁任公

譚嗣同

義士亂黨辨 明義外篇之一

上海市歷史文獻館藏

無涯生稿

嗚呼。天下之禍。固莫哀于亡國。哉。而追原其始。則皆由于誣義士爲亂。黨斥逐誅夷。凋傷元氣。如老樹壞空。厲風過。則爲虛。纍纍亡國。致足悲也。觀乎支那四千年之史。臨乎歐美十九世紀之場。其間興亡存滅。蔚若牛毛。輾轉于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當其始也。義士痛心國事。疾政府之專橫。憂外族之僭處。思有以伸人民天賦自由之權。人治進化之義。以壯國基。以圖自保。不得不謀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機關。或開新聞。揭激昂之論。以醒國民之精神。或開大會。演說國恥。家仇。以刺國民之紀念。或開學堂。輸進萬國文明。以開國民之智慧。或集圖書。報告指示。治內治外之失權。疆土日蹙。地圖轉變。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奮興。然而有國者。視民若犬馬奴隸。然數十世于茲矣。天潢世族。固以摧挫戮辱爲其分所固宜。故談時事有禁。議朝政有禁。著書有禁。立會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治。以固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而夙昔所視爲犬馬奴隸者。忽倡言改革。國家主義。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權。開化之路。彼早已驚走駭汗。而于天潢貴族。壓制專橫之案。尤大有所不便。且敵人而要我土地也。割民之土地與之于我。宴樂無損也。外人而索賠。

欺也。括民之膏血。與之于我富貴。無恙也。即敵人焚燒民舍。屠戮無辜。淫掠士女。佔據田廬。亦不過民受其害于我小朝廷。仍如故也。彼倡言改革者。徒莠言亂政耳。于是加之以亂黨之名。污之以大逆無道身戮名敗家室流離不甯。惟是推天演世族奴視其民之私寧甘心亡國而爲狗馬之幸。存決不願國家改革。使國民有見天日之一時。外患愈棘而內壓益甚。國無人兮。其何以支其繼也。政治日衰。頹外侮日憑。陵向之頑固不知改革者。今亦不得已而稍事粉飾。然本不明國家之義。又烏知改革之術。惟有盡授其權于人而已。遂乃稅關之權。不保。鐵道之權。不保。礦產之權。不保。用人之權。不保。行政之權。不保。練兵之權。不保。航業之權。不保。工商之權。不保。而土地遂至四分五裂。或爲他人勢力所至之區域。或爲他人訂永不割讓之約。或永借或占領。吁。國亡矣。而若此者。又祇授受于一二人之手。而國民不知也。外人知其國家之棄民如遺。乃爾暴兵闖進大蹂大躐。其在支那者。若德之占膠州。而突據沂州安東。俄之占旅大。而突據金州。英之占九龍。而突據深圳。法之占廣州灣。而突據高雷。傍近之地。建築礮臺。強奪民屋。塗毒慘狀。天地爲昏。其慘狀登于報章者。若俄之于吉林。六道荒。無端槍斃王某及趙明海等一家。與村民張文江一家。于黑龍江外郎窩堡。槍傷郭

某家十一人。網縛農夫三十餘人。其他旅大被俄兵慘斃百餘人。我公使訴之而俄不理。德之猝建烽火堡于即墨楊村。鎗斃多人。又擊死華人三名。其赴沂州也。勒捕土著。妄殺無辜。百姓被害者。不可勝計。紛紛逃避。砲轟沂州各村落。進據日照縣城。於其東面七十里之村鎮。焚燒殆盡。土人受戮甚酷。又擄紳士五人。歸於青島。法之越界強踞海頭砲臺。毀廬舍。殘人命。入村捉人。肆行騷擾。無端砲斃六十餘人。及吳那立等八人。砲傷男女三十餘人。焚草屋四百餘。炸瓦屋三百餘。斃老民老婦三名。于碯州霸佔民居。捉民作工。種種虐苦。英之于九龍。自大埔多山錦田八鄉。以迄平山元朗諸村。皆用大砲轟擊。村民血肉狼藉。鄉里爲墟。死于烽火。死于無家可歸者。蓋數百人。二百里間。皆被硝煙彈雨焉。嗟呼。我中夏我華人。我罪伊何。何辜于天。而爲白人之砲。鎗。鎗。叢。戢。且夫國者。合無數民而成也。合衆民居室田廬。婦子而成國。土民者。國土之主也。而上特爲其客耳。物之與人。與否。惟主人之是問。非客之所能私贈之于人。而欲有之者。亦不能不商之于主人。而私受之于客。此古今萬國之通例也。即國有不幸。亦宜胥告于衆。曰。敵人要我土地。我不敢擅許。吾民其自爲計。如是。則民之從違。民自能定之。鬻奴婢者。猶告于所歸之主。詢其意之如何。不願主亦不能強之。蓋自由

權之在人。也。雖父母不能奪之。況于數十世歸依之赤子。一日而棄之。渺不知其何故。哀哀萬民。覺覺無依。忍心背理。如是獨不慮民之魚爛而亡耶。而據人之土地者。亦不示其所以風馬牛涉此之由。聽民之去就而後取之。苟焉以入人爲志。猝而進人之門戶。猝而登人之堂。猝而入人之室。猝而燼人之居。猝而據人之妻。猝而奴人之子。猝而有人之田宅。猝而墟人之鄉里。譬如大盜踊至。縛其主人。盡據所有。而又縱淫掠肆焚燬。逞干戈焉。彼含生負義之倫。心非木石。大義所激。烏能坐以待斃哉。波蘭之哥士孤埃及之亞刺飛。意大利之峨馬治。皆憤國家之難。傳檄四方。恢復故土。率千百孤軍。與地球莫強之國爭獨立之氣。自由之光。於鐵火爆聲。血裂肉飛之際。後之述其往事。愚弔其遺墟。孰不曰義士也。義士也。而在當時滅人之國者。挾鐵血之威。臨寡弱之卒。欲掩其殘酷。無禮之迹。以欺天下之耳目。誣之惡名。不曰土匪。蠱起。則曰暴徒。竊發。不曰亂黨。猖獗。則曰叛黨。抗拒。若以爲滅此朝食。而後可者。嗚呼。誰匪乎。誰暴乎。誰亂乎。誰叛乎。夫遠于理之謂匪。悖于義之謂暴。賊人自由之謂叛。阻人獨立之謂亂。今日日以分割人之土地。扼奪人之財產。奴隸人之種類。以自擴張其領土。開拓其富源。此其背于理。悖于義。賊人自由。阻人獨立。爲何如也。孟子曰。率土地而食人。

肉罪不容于死。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已非其有而取則拒之者義也。然而拒之者聲明大義。民氣強毅。勢力雄厚。或至不得飽其虎狼之欲。不若以惡名加之拒者。而暴屠之。使彼聞風膽落。不敢繼起。則拒之者勢孤力薄。不足以相抵禦。雖有慷慨忠憤。誓雪國恥之士。束手無可如何。雖有救災恤隣之國。亦拘牽名義。觀望而不敢救。夫如是。國乃盡滅。此非律賓之義。軍求自立于民政之美國。反蒙叛黨之號。而無人援手也。嗟呼。斯二者。一則誣其國之義士。爲亂黨。以自亡其國。一則誣他國之義士。爲亂黨。以亡他人之國。義士義士。生斯時也。前有百鬼之猙獰。後有雄狐之吞噬。而又負天下之惡名。得無意冷心灰。委心任運者乎。無涯生曰。毋然也。

無涯生曰。天下是非有定乎哉。無定乎哉。曰。惟義之所在。當世以爲君子者。後世或以爲小人矣。當世以爲亂民者。後世或以爲賢士矣。彼夫孔光。楊雄。馬融。胡廣。王祥。馮道之儔。或以經術顯。或以孝行稱。或自撰忠經。或見重中庸。或推爲大聖。海內震其虛譽。奉之爲朝廷柱石。學者山斗。而其卒也。乃至爲劇秦。美新之莽。大夫。妨賢害能之僞君子。司馬。移祚而委蛇。勸進。數君覆國。而優游長樂。所負經術者。不知經義。爲何物。所謂忠經者。不知效忠於何主。

所謂中庸大聖者亦以頌篡賊廢聖君戮志士爲保富貴之善策昔日所自詡爲尊君教忠正人心風俗之害者一切反之而人盡可君人不必忠而惟身之是保視君如奕棋處身若妾婦嗚呼以鄙夫患得患失之故遂至爲亂臣賊子之鷹犬以釀篡君亡國之禍而不惜子孫羞以爲祖故舊恥稱其名史氏恐汚其筆百年有限大辱無窮斯人也雖能竊一時之盛名而唾罵千載遺臭萬年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若夫仁人志士以殺身成仁破家救國爲志者往往冒天下之大不韙受天下之竄逐誅鋤而不能達其意孔子思撥亂致太平而見逐于春秋耶氏倡萬民爲平等而見殺于猶太薩拉格第創男女平權之理論而受戮于希臘歐洲學者昌言國家如社會任民人自由至于流血相踵佛蘭西英倫之民爲爭國會議院駢首藁街者不計其數而日本浮浪之徒衣脫藩之誇握復仇之刀憤國難攻內奸囂然培覆之論傾幕府廢藩閥以尊王室至于屠腹刎頸而不悔當是時也莫不指爲大逆無道叛黨莠民暴徒匪人者也而此數聖賢與諸君子身負天下之惡名力伸天下之公義以匹夫草澤微末之勢與雷霆萬鈞崇高千仞之政府爲衝突以著書傳教口舌之威與殺人如草碎城如糜之器械爲對待不畏強禦確乎不拔而其卒也暴君亂相不能不屈於公理順乎

人心翻然變計。於是藉宗教改革國家改革社會改革之力。民人得享自由之福利平等之安全。合羣進化。以有十九周之文明。而向之所指爲大逆無道者。至是尊之爲配天之大聖。開明之巨功。維新之魁傑。懸像立石。萬人瞻拜。以誌其德。於不忘嗟乎。當其爲萬姓犧牲。斷脰絕脛。飲刃泣血。人世以爲至悲者。而聖賢則以爲至樂。蓋此後國家之發達。世界之光明。皆由捨此一身致之。何爲乎。何不爲乎。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曾子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曰。舍生取義。任仁取義。生尙可舍。何有于區區亂黨之名哉。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起也。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起也。

且夫亂黨之名。烏乎來哉。人相均而不偏。則無亂。相平而不壓。則無亂。相通而不隔。則無亂。相安而不傾。則無亂。亂之所生也。皆起于不均。不平。不通。不安。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不安。又皆起于在上者愚民之虐政。開國之初。以兵力得天下。故老遺黎。竄伏畝畝岩穴之間。尙多不忘故國而思舊君者。非有以極重罪名著于爰書。則其民不可得而治。野蠻國處反逆之刑皆極重文明國以爲公罪輕之蓋公理漸出矣。乃無論民之疾苦。呼號苟朝令之所施。有敢致議者。則處以謫誅。叛亂大逆無道。大不敬之罪。加以夷族滅宗之酷刑。使國民屏息潛伏。莫敢抗我。其在支那。則秦始皇之異議。

者坑。偶語者棄市。在歐洲則法王路易十四。以國家爲君主之私產。民人不得自由。歷代君主。奉爲球圖。蓋全球之民。鞬絏于獨夫暴政之下者。隨其國開關之早暮。爲其國民受苦長短之期。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之政。曾不肯改革。之以俾平民享一日生人之樂。不均則爭。不平則鳴。不通則悖。不安則傾。如怒潮之激動。如火山之迸發。佛蘭西乃起而革命。美利堅乃起而自立。比利時乃起而絕。荷蘭希臘乃起而絕。土耳其基古巴飛律賓乃起而絕。西班牙列國雖興師動衆以責其叛亂之罪。而平日既無德以治之。不可挽回。彼民智已開。人心已固。能知自立。惟有聽之而已。向使于此不均不平不安不通之政。決然行大改革。與民更始。如英國觀法人革命之後。矍然大悟。凡民間所欲如議院憲法者。皆從之。學堂報館農工商業。皆以金獎勵之。使益大其業。則民之愛國。如其家何。至有易姓屋社之憂哉。嗚呼。上不自亂而下未有能亂者。下之亂自上生也。然而止亂之道。仍自上操焉。知此者。其惟我至仁大聖愛民愛國之皇上乎。

(未完)

來稿雜文

心理新說序

日本 井上哲次郎稿

電線也。火船也。自鳴鐘也。我邦人唯其物之奇。而不知究其所由來。豈不淺見之甚耶。夫電線火船與自鳴鐘。無一不本于科學。然而科學原出于哲學。而心理學實爲哲學之根基矣。昔希臘之盛。瑣克刺底、布拉多、亞里私特德等前後輩出。哲學大興。於是乎科學始胚胎焉。後文運移入羅馬。及羅馬亡。夷狄猖獗。哲學幾絕。僧徒纔傳之。降至中世之末。哲學復興。培根出於英。垓加爾多出於佛。培根尙實驗。垓加爾多尙論法。東西對立。振撼一世。歐洲之哲學。由此分爲二派。蓋韓圖、及費希的、設林、歇傑爾。其他獨逸之諸先輩。傳垓加爾多之學而大成之。即由論法而究真理。洛克、及牛董、彌爾、達兒尹、蘇邊薩。其他英之諸先輩。皆出于培根之後。而傳其學風。即由實驗而究真理。於是乎究真理之法盡矣。而人智開發。科學始窮其精。電線懸焉。火船走焉。自鳴鐘鳴焉。可知科學原出于哲學也。抑電線起于紙鳶。火船起于鍋蓋。自鳴鐘起于懸燭。其所緣起。皆不外于尋常所習見之物。而我邦之人不能創之者。何也。以其不有尋究推度之力耳。欲得尋究推度之力。無若興哲學焉。欲興哲學。無若興心理學焉。心理學實爲哲學之根基也。或曰電線之祖富蘭克林也。火船之祖瓦德也。自鳴鐘之祖加里列阿也。此三氏皆物理學家也。未聞其修哲學也。今以哲學爲

之本。則俗所謂引水于我田者。非耶。其然豈其然乎。彼三氏雖不脩哲學。而其得尋究推度之力者。蓋亦由諸先輩實驗哲學。以開之端緒耳。如我東洋。雖不乏哲學。而論法未窮其精。實驗未得其法。而繼起無其人。此其所以少創起歟。請就支那而證之。當周之末。哲學將大興。孔子唱愛他說。而孟子和之。楊子唱自愛說。而墨子唱兼愛說。任他說始于老莊。干涉說出于申韓。功利說起于管商。儒者爲天命說之祖。墨者爲非命說之祖。論法本于公孫子。物理論胚胎于亢倉關尹二氏。嗚呼不亦盛乎。然而漢魏六朝以降。詞章之學盛。而講真理之學幾乎息。降至趙宋周邵張陸程朱等陸續輩出。紹往聖。啓學哲。於是哲學復興。而復遂廢。朱明之世。唯有王新建一人而已矣。如薛敬軒、陳白沙、胡敬齋、楊升庵之徒。豈足數哉。由此觀之。支那亦不乏哲學。而繼起無其人。故遂不大興。迨至近世。究真理者。落落晨星。百不一二見。是以人智有退而無進。余也自幼好究真理。後入大學。專攻哲學。讀東西之異書。苦學經歲。至今稍有所見。乃先抄譯倍因之心理篇。蓋倍因與彌爾、蘇邊薩諸氏。同屬實驗學派。故其說精核。最可憑信。雖然其論涉純正哲學處。間有不確當者。且其書浩瀚不便童蒙。故就其切要處。取捨折衷。作爲此書。名曰心理新說。將以爲興哲學之階梯矣。倍因名亞歷山大。蘇格蘭之人。學問該博。屹爲一代之鴻儒。

各埠近事

康南海在烏賊士晚士叩演說 續前稿

各省府州縣開學館。築鐵路。置水師。及機器各種學。農工商務各等學堂。自准百姓上奏之後。日有百奏之多。皇上親目。自早晨四更起。至將夕五點鐘乃息。勤視不倦。

皇上屋塵舊不修。枹斨地斨舊壞不換。絕無嗜好。惟以讀書勤政愛民爲事。令各府州縣。俱開文學醫院各學堂。公司商務。各等開民智慧。各鄉里兄弟。看去年新聞紙。便知其情。考試去弓刀步石而學鎗炮。今夫開報館開會。免厘金。通商務。開銀行。將籌備六萬萬銀。置兵輪。築鐵路。練兵購械。建水陸學堂。則我中國之興。可拭目而觀之矣。尤注意海外旅民。古巴之亂。散巨萬以賑之。又令咸設學堂。將賞以御書匾額。告以我能保護各民。使天下知其君之可恃。蓋不使吾民少受困辱也。皇上又欲開議院。大學士孫家鼐諫曰。今誠不可不變法。然一開議院。恐皇上無權。

上曰。吾以救民耳。君權之有無。何妨。此從古未有者。古人君皆攬握大權。今則捨己救民。試觀各國開議院之難。英法皆君民相爭。殺人如麻。百年而後定。俄國則爭數

代。至今未得。皇上乃躬欲開之。絕無權位之心。但以救民從衆爲念。此真堯舜之主也。若有全權行之。三月而成規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國大強矣。當是時。守舊大臣。恐位不保。日譖于西后。我危險已甚。我弟勸我告病歸。我有聖主如此。救中國一分。得一分。甘拚死爲之。不忍舍去。而榮祿守舊。爲上所惡。乃欲廢上。以覬覦大位。西后誤聽其讒。先使榮祿出天津統兵。欲于閱兵時爲廢立之舉。皇上知之不肯行。遂于八月六日廢上。誣我進丸毒。皇上欲手弑皇上。而架罪于我。而殺我以滅跡。于是閉城二日。停鐵路一日。發兵三千。遣飛鷹快船而大搜捕我。天意欲存皇上而救中國。我竟得有今日。與各兄弟相見。豈非異事乎。然我既獲存。榮祿遂不敢弑上。惟六烈士被殺。海內志士。株連者數百。新政盡廢。京省學堂及農工商學及學會報館。盡停禁。似此守舊。中國分割更速。亡不旋踵。今我四萬萬同胞。長此流離困苦。皆榮祿一二人之罪也。今中國之民。如棄野嬰兒。無人理。此離慘狀。不忍言。有如敗家之母。日日鬻子賣宅。然人各有命。人得富貴之父母。以依怙之。固是幸事。不幸其父幽囚。其子無依。亦當發憤自養。且以救父而保家。豈可坐視

拱手而同餓死乎。今海外同胞兄弟五百萬。若能同心一志。聯絡以求保其國。衆志成城。何所不可。凡中國之事。敗于散而不聚。塞而不通。私而不公。若知其病。通之。聚之。公之。分則弱。合則強。昔外人謂我一盤散沙。則我雖有四萬萬人。然省省不通。不合不聚。府府縣縣不通不聚不聯。垓垓人人不聚不通不聯。雖有四萬萬人。實一人耳。宜其弱。宜其被侮也。今海外人心。咸發憤。然率無成効者。以各垓不相通。垓中人人不相通之故耳。今日國勢危急。非空空發憤所能補救。宜亟通而聚之。如救火然乃可。若手足相殘。必召外侮。今各鄉里。又皆吾粵人也。既如此盛心招待我。我敢敬告各鄉里兄弟數言。第一、既在外國。當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安分自重。無作非爲。則外人當厚待而陵辱少矣。第二、凡吾國之人。同種同貌。皆爲兄弟。宜勿分彼此。勿立疆界。力戒手足之相爭。相親相愛。相周相救。相卹相扶持。第三、凡吾中國人。立誓心雪國恥。日念波蘭亡國之禍。永如牛馬。互相激厲發憤。日以忠君愛國相摩。各垓相與通信。各人相與寄相。其殷實才能忠義之人。起而任其事。聯絡並起。以自救其國。而自救其家。否則將來無國可歸矣。今幸 聖主尙存。海外多明達外事之人。

忠義之士。天遣我來。特爲諸兄弟作渡船。作針綫。作膠漆。諸兄弟發憤。將來爲維新之功臣。爲救國之義士。既能救國。則本國礦產五金之利。材木之用。機器鐵路之利。賴無窮。吾同胞將自享之。否則拱手與人。而坐爲之奴隸矣。乃起立大呼曰。我今謹問各鄉里兄弟大眾。願齊心發憤。救中國否。願者拍手。堂下千數百人。皆應聲起立。舉手拍掌。西人數十。亦應聲起立。舉手拍掌。又大聲問曰。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今既幽囚。大眾願齊心發憤。救我皇上否。願者拍掌。堂下千數百人。皆應聲伸手拍掌。乃曰。我兄弟如此齊心。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皇上必可保存。而中國可望救矣。願共發憤。千人懽呼。乃散。

神戶倡建大同學校公啓

欲規一家之盛衰。則觀其家之子弟而已。欲規一國之強弱。則觀其國之後輩而已。子弟之才識過於父兄者。其家必昌。反是則落。後輩之智力優於老輩者。其國必興。反是則危。雖在小家。苟其子弟頭角嶄然。外人莫敢侮之。雖在弱國。苟其國民志氣鏗然。學識淳然。人孰得而伐之。嗚呼。我中國積弱極矣。受侮甚矣。危亡之徵。衆所共

睹矣。中外憂憤之士。咸拊心束手。謂不可救。雖然、吾觀吾國民。年在弱冠以下者。類皆聰穎秀拔。發揚蹈厲。有自立之氣。豈有以此輩。長而爲亡國之民者哉。夫良璞待彫於玉人。異材仰裁成於大匠。等是人也。教與不教。其成就異焉。教法之善與不善。其成就異焉。我中國黃帝之子孫。神明之胄。孔子教澤之所沐。其智慧質性。聰明才力。無一出歐洲人下。徒以學校不興。教法不講。千年以來。士民習於無用之學。束縛於故見。浸潤於惡習。汨其性靈。墮其志氣。以至今日之敝。苟能知其病之所在。從而藥之。一轉移間。氣象萬千。庸可量耶。庸可悔耶。吾民之旅海外者。數百萬。習見他邦文明進步之實狀。怵怵有所悟。而懷念故國。義憤之氣。視內地民每數倍焉。其子弟生長於異鄉。咸有遠志。其受學亦更易。故識者謂中國之不亡。或此是賴。乃者橫濱創設大同學校。於茲一年。規模整嚴。教科詳密。學童受業其間者。頗有成效。彬彬濟濟。而日本之鉅公。關心東方大局者。提倡而贊之。各埠志士。同聲相應。如域多利。如新加坡。接續並起。風氣之開。不可遏抑。吾中國於危疑枕隍之際。而有茲盛舉。斯豈非黃帝之種。孔子之教。懸茲一綫者耶。我神戶紳商。同在東國。樂贊斯舉。